

(上接第17版)

## “水花”与伊卡洛斯的坠落

当我们观看大卫·霍克尼的《更大的水花》和《四种不同的水》时，你能看到这两幅作品中的人吗？这两幅作品，一动一静，好像让我们分别看到了两个人，一个从跳板上跃而起后跳入水中，另一个已经悄然离场——“此时无声胜有声”。画面中并没有人，却让我们感受到了人的存在，感受到瞬间时间的凝滞，感受到了一种一跃而起后的坠落，感受到了水花溅起的声音，甚至感受到了一切发生之后的归于沉寂……这种画面中的坠落与沉寂引人产生无限遐想。比如，画面中的坠落感，令我想到了在浙江美术馆于2026年4月21日展出的“涅瓦目光——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师生作品展”中，有一幅名为《伊卡洛斯》的油画——那幅作品描绘了一个背上长着翅膀的人的坠落瞬间。对于这幅《伊卡洛斯》作品，你又能想到什么？

或许能想到关于伊卡洛斯的古希腊神话：代达罗斯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一位能工巧匠，为了飞向自由，逃出克里特岛，他发明了翅膀。伊卡洛斯是代达罗斯的儿子，在代达罗斯的指导下，伊卡洛斯学会了飞行，临走前，代达罗斯嘱咐伊卡洛斯，千万不要飞得太高，但后来在飞行中的伊卡洛斯逐渐得意忘形，忘记了父亲的嘱咐，飞得越来越高、越来越快，最后坠海身亡。

这个神话故事，后来被作家、学者、科学家不断引述作为例证。例如木心在纽约给青年人讲世界文学史时说：“艺术家，天才，就是要飞。然而飞高，狂而死。青年艺术家不懂，像伊卡洛斯，飞高而死，他的父亲是老艺术家，懂。”木心讲述这段话的背后，是把伊卡洛斯作为一个文化符号，指代着一种生命的激情状态。

在马蒂斯的剪纸作品《伊卡洛斯》和夏加尔的油画作品《伊卡洛斯的坠落》中，我们也能看到作为文化符号的“伊卡洛斯”。尽管都是表现同一个题材，但两位艺术家在作品中使用了截然不同的方式。似乎能从马蒂斯的《伊卡洛斯》中看到一种舞动感，那种舞动感好像是充满着生命活力的，尽管在黑色身躯心脏位置处有红点，暗示了一种生命的脆弱与危机。而在夏加尔的画面中，伊卡洛斯好像是一个不善飞翔、即将坠落人间的使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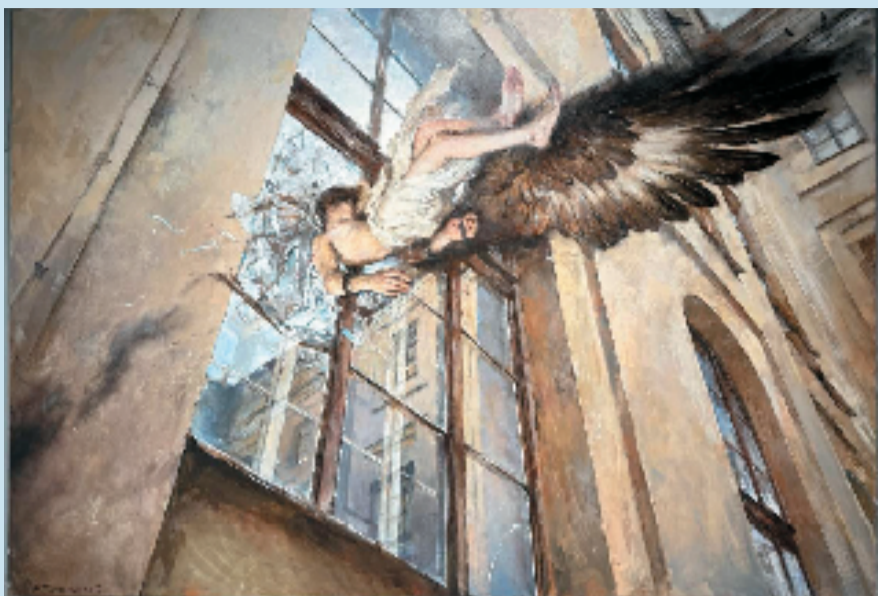
## 看一张图像的时间

从大卫·霍克尼《更大的水花》中的“坠落”到《四种不同的水》的“一切归零”，联想到不同艺术家创作的画面中“伊卡洛斯的坠落”。在这些不同画面中，又诱发了更多遐想。这种遐想与联想，是观看现实照片和摄影作品很难做到的——当一张照片就能够代表视觉世界的图像时，大卫·霍克尼在与英国艺术评论家马丁·盖福特的对话中表示：“我们认为照片是终极现实，但是它不是，因为相机是以几何的方式进行观看的。我们则不然。我们的观看方式带有几何性，但同时也是心理的。”这其实也是艺术作品对于我们观看的意义所在。

那么，看一张图像，究竟需要用多长时间去观看？观看证件照中的图像只需要几秒钟“确认”，观看短视频中的图像则需要“黄金15秒”，观看广告海报中的图像可能需要半分钟。但是，面对一幅艺术作品时，需要的时间就难以预测了——就像观看大卫·霍克尼的“水花”与泳池，那是一个可以同时看到水面之上与水面之下的空间，不同的观看者会根据自己的生活经验与观看习惯去面对它。

对于大卫·霍克尼的艺术，他永远在创新，永远保持开放。他说：“人们常常问我，你继承的是谁的绘画传统？我告诉他们，在我之前一定有一些洞穴壁画的画家，他们在洞穴的墙上画画，而我则在iPhone上画，我们都有着同样的冲动。”从传真机、彩色打印机、液晶显示器到iPhone、iPad，他一直在进行着科学与艺术的思考，这些科学技术工具都仅仅是霍克尼艺术创作与情感表达的方式，或者说手段。于是，当今天的我们再次面对“绘画将消亡”“人工智能将替代我们的艺术创作”等话题时，面对大卫·霍克尼和他的艺术思考，似乎这些问题都不再成为问题。

关于代达罗斯和伊卡洛斯的故事，英国生物学家霍尔丹曾提出一份报告叫《代达罗斯，或科学与未来》；而英国哲学家罗素则写了一份《伊卡洛斯，或科学的未来》，这两份“小册子”后来都出版成书。霍尔丹在他的报告中说，一个人利用科学的力量来做什么事情，本质上也不离开美学的问题。想来，这也是艺术与艺术创作的价值所在。



浙江美术馆展出的《伊卡洛斯》



亨利·马蒂斯 伊卡洛斯



夏加尔 伊卡洛斯的坠落 1975年



大卫·霍克尼 水花 1966年

(作者为中国美术学院社会美育学院高级研修中心教师)